

中国医学的哲学特质

☆ 卢祥之

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说:“江河之水,驰涌滑漏,席地长远,无枯竭之流,本源盛矣。”中医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本源和脉络的关系,有人说,中医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理论的最全面体现。这句话并不为过。楼宇烈先生说过,如果要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了解中医的哲学或者中医的智慧,也是无法深刻的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的。

“医者,易也。”虽然这只是个概说。而“医易相通”则是实际如斯。不仅中国哲学认为医哲相通,西方哲学也有甚为接近的认识。古希腊哲学以医学为知识典范,公元前435年的德谟克利特说:“医学治好身体毛病,哲学治好头脑的毛病。”

阴和阳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结晶,阴阳五行学说主要由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两个相对不同逻辑范畴的概念与关系所组成。阴阳之说肇于《国语》。在《周易》中,用“爻”“一”阐说最确。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即可用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可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明确指出人的一切生理、病理现象的产生,均根源于阴阳的变化。

阴阳在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中是既对立又统一两个方面。阳化气(机能),阴成形(物质)。人体的生理机能依赖于人体的物质基础,反之人体阳气的活动又可催化阴精的生成。因此,人体的阴阳是一种互根互用并可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但如果阴阳不能相互为用而分离,人的生命运动也就停止了。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在中医学的八纲辨证中,阴阳是辨别疾病性质的总的纲领。此正所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类经·阴阳类》说:“人之疾病,必有所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其本则一。”可见,证候虽然复杂多变,但总不外阴阳两大类,而诊病之要也必须先辨明阴阳属性,或阴阳平衡状态。然人之阴阳又以肾精为根本,故肾之阴阳是五脏六腑阴阳之根本。临床应诊,若非外邪彰然,当虑及肾之阴阳。

《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是阴阳的物质表现,乾坤是阴阳的象征表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一阴一阳一生成万物的过程,与男一女生成生物的过程完全相似。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阴阳概念属于理性认识范畴的概念,是阴阳五行学说立论的基础。在这个确定的认识层面简单地讲,阴阳就是一种定性的矛盾分类方法。

清代名医薛雪在《医经原旨》上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岛,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自古之有生者,皆通天元之气以为生也,其生之本,阴阳而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此发明阳气之本也。日不明则天为阴晦,阳不固则人为夭折,皆阳气之失所也。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一切运动的上升的温暖的都是事物为阳的一面,而寒冷的静止的下降为阴的一面。在人体,阳气就是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肢体的功能。手脚的运动、心脏的跳动、肠胃的消化、肾与膀胱的排泄、肝脏的解毒、无一不是阳气的各种表现。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关系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更是中医理论的根本。

人与天地相应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最重要的是《周易》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

《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全后汉文》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

中医从根本上,人与天地相应,在病机病理上,都体现出“法阴阳奈何”。法,就是则,是辨病之阴阳。辨病,“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更胜,即迭为胜负,即阴胜阳病、阳胜阴病。中医说的阴阳二气,形莫大乎天地,明莫著乎日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己,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

天人协调的观点和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与中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

“中”的观念在《中庸》里充分发展了。很像亚力士多德的“黄金中道”。“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不及。《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种和,包括人类社会,弥漫全宇宙,所以叫“太和”。易乾卦《象辞》说:“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甚则从之,

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医的内涵,处处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光辉。中医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哲学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作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代表和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创造了世界科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是历史奇迹,中医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繁衍生息,保驾护航;另一个是现实奇迹,直到今天、以后、将来,还在、还会为千万患有疑难怪病的病人解除痛苦。如果还要问中医和哲学的关系,中医就是朴素的辩证法,是劳动人民经过两千多年以来积累的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中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同时也是具有最完整文化哲学体系,它的理论对其他诸多学科和人类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卢祥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客座教授。)